

謝伯陽 凌景延 編

全清齋

增補版

齊魯書社

上

謝伯陽 凌景埏 編



齊魯書社

序

一九八〇年春節，謝伯陽從南京帶來了凌景埏先生和他合編的《全清散曲》稿本三十厚冊，約有二尺多高，這真是中國文學史研究，尤其是散曲史和戲曲史研究必備的要籍。我嚮往着這樣一部書已經很久了！過去任訥在《散曲叢刊》中給我們的清人散曲不過幾種，在盧冀野的著作目錄裏，知道他在四川印過清人散曲二十家，我却從來不曾見過；我自己也曾搜集了若干種，但不會超過三十家。現在凌先生創業於前，伯陽繼武於後，翁婿二人多方搜求，竟得三百多家，真是洋洋大觀。多年願望，一旦得償，我是非常高興的！從凌先生開始搜集這部書起，一直到伯陽現在編成，我們書信往還，不下四五十封，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始終關懷本書」的。

記得凌先生開始輯佚清人散曲，還在解放之前十年，他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時候。約在一九四七年，他還祇搜集到二十九種，又零星散曲三十七家，準備出版《清人散曲初集》，因事未果。解放後我向 he 重提此事，鼓勵他編下去。因為元明散曲已有任訥和盧前的幾種輯本和《散曲叢刊》、《飲虹簃所刻曲》、《散曲集叢》等，唯獨清代散曲，還沒有現成而又方便的資料，研究起來，極為不便。他也極想完成這個工作。

約在一九五七年冬，他寫信給我說：清人散曲「弟歷年搜集，得八十多種」，已經比解放前多兩倍了。當時他的身體已經非常不好，所以信中又說：「弟血壓雖稍低，胸口時覺悶痛，仍不能多工作」。他開出他想要尋找的清人散曲二十餘種；這些難得的散曲集，今天伯陽都已經找到。凌先生在同年二月的信上還擔心地說：「弟十餘年來所搜集之清人散曲，頗思整理成集，但病體不勝耳！」想不到他竟在一九五九年不幸逝世。死前兩年，病中還以本書的刊行為念；現在他的女婿伯陽完成了他的素志，他在地下，也可以含笑瞑目了！

伯陽從凌先生原輯的八十多家增益到現在的三百四十多家，這樣優異的成績不是倖致的，而是他窮年累月，廣搜博採所獲得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給我的信上說：「清人散曲……我現在主要的工作還是放在搜集方面。在這幾年的寒暑假期間跑上海、北京等地圖書館去『探寶』，發現了就登記起來，篇幅不多的當時就抄錄下來，數量多的，就托當地圖書館代抄。因此連遠的雲南圖書館，我也聯繫上了（嚴廷中的散曲就是請他們代錄的），所以獲得了一些成績。」同年十二月他給我的信上又談起：「清人散曲搜集難得材料的過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花時間和精力。不管在南京的或是在外地的，有一個情況是相同的，那就是：日坐書城，一本一頁地翻閱清人

的集子。也許在那些『沙漠』中尋找了幾天而一無所得，在那種情景下，每每是踏着沉重的步子，垂頭喪氣地走回去；若是有點滴的收穫，其愉快的心情是難以言宣的。」即以他搜集洪昇的散套《櫟橋亭序》為例，就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周折：「六〇年我在『北圖』沒有找到它，今年三托周妙中按圖索驥，也沒找到。最後祇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得到了趙萬里先生的幫助，結果纔找了出來。」（一九六二年八月給我的信）尋找一套曲子，就如此困難；那末這些盈尺的稿本花了他多少心血，就可想而知了。

在近二十幾年中，伯陽常與我通信討論各種問題，例如，時代的斷限、收集的範圍、罕見的曲牌以及版本和校勘等等，我都儘自己所知告訴了他。

這部書的編成，得力于其他朋友們的幫助也很多。例如：已故的王佩誼和葉德均曾經幫助過凌先生；吳曉鈴曾將劉一明的《會心集》精抄裝訂送給了伯陽；隋樹森最近還主動向伯陽提供了幾種難得的資料；程千帆對本書的修訂也給予了伯陽許多幫助和指導，這些無私的友誼是很使人感動的。一事之成，端賴衆力。凌、謝二位繼續不斷的努力，在整理中國古典文學的遺產方面是有功績的。我能為這部書寫序，既感到榮幸，也是很值得紀念的。

趙景深 一九八一年五月

前言

散曲是金元時代新興的一種詩歌和樂曲。這一從民間「俗謠俚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的文學樣式，是經過長期醞釀，纔於宋、金對立時期在北方興起，而在元代達到成熟階段的。由於聲情、四聲的差異，特別是音樂上地域性的區別，最明顯的則在有無半音，即五聲音階和七聲音階的不同，散曲就有了南曲和北曲之分。就結構言，南北曲都有小令和套數，小令是隻曲，有單詞隻曲的尋常小令和取音律上恰能銜接的曲調兩隻或三隻組合的帶過曲；而套數則是由兩隻以上宮調相同的隻曲聯成的組曲，長短不等，一韻到底。它和在其以前產生的詩、詞，是古典詩歌中三種流行較久、較廣，而又保持着各自的特色的主要樣式。就散曲而言，在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中，又有它本身的發展變化。

半個多世紀以來，前輩學者們早就希望將元、明、清的散曲編為總集，以便閱讀和研究。關於金元部分，經過隋樹森先生的努力，《全元散曲》已有成書。這部《全清散曲》，便是繼隋先生的工作之後，編成的又一總集。明代部分，我也開始着手

了。

現在，就《全清散曲》的成書經過以及編輯方面的一些問題向讀者作些說明。

清人散曲，雖然產生的時代較近，但由於專集甚少，而且缺乏整理，皮藏分散，編成總集，就比元明兩代的作品更難。二十多年前，趙景深先生曾深有感慨地說：「清人散曲，還沒有現成而又方便的資料，研究起來，極為不便。」現代許多學者，對此都很關心，並為搜求資料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這首先要推對中國曲學的研究和教學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吳梅先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國戲曲概論》一書中，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吳先生指出：「清人散曲，傳者寥寥。其有專集者，不過數家。」因為資料的缺乏，在他所開列的書目中，祇有「歸元恭萬古愁、朱彝尊葉兒樂府、尤侗百末詞餘、厲鶚北樂府小令、許寶善自怡軒樂府、吳錫麒南北曲、趙對澂小羅浮館雜曲、謝元淮養默山房散套、凌霄振檀集、趙慶燾香消酒醒曲、蔣士銓南北曲、吳藻南北曲」等十二家。以後，他的兩位學生：任訥先生和盧前先生，也非常重視散曲。他們編印了《散曲叢刊》、《散曲集叢》、《飲虹簃所刻曲》等，但其中多數是元明人的作品。任先生在一九三〇年刊行的《散曲叢刊》中，選收的清代散曲祇有朱彝尊、厲鶚、吳錫麒、許光治、趙慶燾五家；盧先生在自編的書目裏，說明自己

校印的清人散曲有二十家。但我看到他親筆題贈給南京圖書館的《飲虹簪校刻清人散曲二十種》（成都大學鉛印本），祇有甲、乙兩集；而我們南京大學圖書館也僅藏（甲、乙、丙集）三冊，中收尤侗、楊恩壽、秦雲、凌廷堪、沈清瑞、沈謙、毛瑩、魏熙元、石韞玉、謝元淮、吳綺、陳棟、蔣士銓、趙對澂、周閑等十五家。此外，鄭振鐸、傅惜華、趙萬里、吳曉鈴等諸位先生，都曾致力於清人散曲的收集，聽說他們所得不過二十幾種。趙景深先生在這方面的收藏是很豐富的，但也沒有超過三十家。面對這樣的情況，搜輯并整理清代散曲，編印一部總集，使從事這方面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同志，能够很方便地看到清人散曲的全部資料，就顯得很重要、很迫切了。

先外舅凌景埏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古典文學專家。他早在一九三八年任教於燕京大學的時候，就已留意清代散曲的搜集。但由於戰爭的影響，環境的變遷，生活的不安定種種原因，雖然積累了一些材料，却始終難以完成；解放後，因工作繁忙，病魔纏身而又無暇顧及。祇是到了一九五六年，他從蘇州遷居南京養病時，纔指導我協助他從事清人散曲的訪求、輯佚和編訂，繼續把這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我們計畫再用幾年的時間，把書編成，交付出版。但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凌先生不幸因車禍突然去世，這對我們的工作，造成了無可彌補的損失！在這困難的時候，許多師友給了

我熱情的鼓勵和大力的支持。在他們慷慨而無私的幫助下，增強了我把清人散曲編好、編成的信心。為了做好增輯佚曲的工作，除了充分利用南京圖書館的大量藏書之外，我曾多次去北京和上海，以及蘇州、杭州、福州、濟南、廣州、成都、重慶、武漢等地訪書，在各地圖書館同志的協助下，獲得了一些罕見的資料，其中還有極為珍貴的海內孤本，大有助於本書的完成。

在編輯工作中，我對幾個主要問題作了如下的處理：

第一、關於收錄作家的斷限

在這部書中收錄的作者，主要有四部份人：一部份是生於明代而卒於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以後的人；一部份是生於清代而卒於清代的人；一部份是生於清代而卒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以後的人，他們的散曲主要寫於清代；第四部份是生於清代而創作活動在民國時候的人。這部份人的作品，是作為附編收錄的，為的是便於了解這一已趨衰微的詩歌樣式在新的文學歷史年代中所殘留的痕迹。

第二、關於資料的輯佚

清代散曲專集不多，必須花費較大的精力從事輯佚工作。我們主要是從清人的詩文詞集、小說、戲劇、彈詞、筆記、曲譜、曲話、曲選以及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報刊雜誌中進

行搜輯。雖然這是一項「沙裏淘金」的工作，滄海遺珠，彌足珍貴，却是非做不可的。

在曲譜和曲選中輯錄佚曲，更是困難重重，因為這一類書，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絕大多數散曲，不是沒有注明作者，就是沒有標出書名。其次，民國以後出版的某些曲選，還有將套數任意割裂，祇錄其中的某隻曲子以充小令，或是從劇曲中挑選一兩隻曲子，刪去賓白，當作散曲，等等。因此，從這類書中輯錄材料就必須非常審慎地加以抉擇。當然，關鍵在於考訂出作者姓名抑或作品的來源、年代。例如，我過去在沈自晉編撰的《南詞新譜》裏，輯到一套「字字啼春色·甲申三月作」的散曲，書中沒有標出作者。甲申是順治元年，內容痛抒亡國之恨，表達了明王朝覆亡之後，作者憤懣沉痛的感情。根據「沈譜」以及套曲所注明的年代，是可以作為無名氏的作品加以收錄的。但是，鄭振鐸先生在他編寫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把這套曲子是作為沈自晉的著作而加以論述的，並且注明是見於《新譜》的。這個矛盾一直到這次重訂本書書稿時纔得到解決。去年八月，我在南京圖書館善本書中，查到了一部沈自晉撰寫、胡介祉增補的清初鈔本《南九宮譜大全》。這部譜書也收有「字字啼春色」（唐風警太康）這套曲子，署名沈伯明（自晉字）。有了這有力的佐證，纔確定了這一散套出自沈氏之手。看來，順治初年刊印《南詞新譜》時，可能是為了免禍而故意回避

署名，祇是在後來胡介祉增補《南九宮譜大全》時，纔把它公諸於衆的。又如，在葉堂編訂的《納書楹補遺曲譜》裏面，據其自序：「冬日多暇，薈萃繙檢，上自《琵琶》，下至時劇，凡梨園家搬演而手曾製譜者，悉付剞劂。中附時人散曲及黃石牧《四才子》等套，蓋余一生手口所涉獵，畢綴諸此。」可知其中也收有清代佚名作者的散曲。經考辨，予以收錄。

第三、關於作品的編排

《全清散曲》的編排，以作者的時代先後為序。這就不能不改變一些總集的原有編排方式。例如《棣萼香詞》是一部由宋徵輿兄弟子侄以及陳子龍等唱和的總集，在本書中按例將它拆開，以年代分前後，各為一家。其次，前賢編輯散曲總集也常按宮調排列，而不將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集中在一處，這在當時作為歌詞來說是方便的，可是今天却無法採用，因為編輯的目的全然不同了。所以在本書中，作者凡有時代可考者，一律按先後排列。至於還有一些不甚知名，因而今天對其年代生平所知很少的作者，則祇能依據詩文詞集的序跋，或筆記、曲目、科名錄等書中見到的一些零碎的材料加以推斷。也還有一些作者的生平完全無法查考的，則只有等待新材料發現時，再加補充。

第四、關於作品的出處

清人散曲的資料來源是多方面的。為了便於讀者覆檢原書，凡是從各種書籍中蒐輯的曲子，以及無名氏的作品，都分別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方式注明出處。如洪昇的散曲，是從陳維崧輯《迦陵填詞圖題詞》、徐鉉輯《楓江漁父圖題詞》、張貞撰《渠丘耳夢錄》、朱彝尊撰《葉兒樂府》以及楊友敬刊訂《蘭谷先生天籟集》等書中輯錄的，都在每隻令曲的末尾或套曲尾文的後面，一一寫出來源。另外一種情況是作者本有曲別集，而別集以外，其它書中又可輯出若干佚曲，如徐旭旦有散曲集《世經堂樂府》，而他的《世經堂集唐詩詞刪》中也附了一些曲子，這些曲集以外的部份，歸併在一起，分別注明出處。還有的別集，除書名以外，其中還按內容性質或寫作年代分列標題，如沈自晉的《鞠通樂府》三卷，原各卷分標為「黍離續奏」（甲申以後作）、「越溪新詠」（丁亥以後作）、「不殊堂近草」（壬辰八月以後作）。現在各章去掉標題，打破局限，按例小令居前，套數列後予以重新編排。屬於這一類情況的，在各曲末尾一律不注書名，而寫標題名稱。其它，則一概不出書名，其來源可參見「作家小傳」及「引用書目」。

第五、關於校勘

清代散曲別集刊本不多，精刻更少；其它曲錄、筆記等雜書字句訛誤、缺脫、衍

羨以及錯亂的更是屢見不鮮。有時同一曲子，載在不同的書中，竟然會出現相當多的異文。因此加以校勘，是很有必要的。本書具體做法是：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正俗字，一概不校。明顯錯字，一律逕自改正，不出校語。有異義的別字，改後加注。字迹漫漶，依照它本補正的，注明出處；脫字衍文，根據曲譜推斷者，亦出校語。對於不同刊本的题目的差異，作者的舛誤，曲牌的訂正等等，凡有助於對作家、作品、版本的考訂，間就見聞所及，附加按語。

《全清散曲》共收作者三百四十二家，計小令三千二百一十四首，套數一千一百六十六篇。這數量較之浩瀚的《全唐詩》和《全宋詞》相差很遠。就是跟有清一代流傳下來的詩詞的數量相比，也少得多。汲取「里巷之曲」和「胡夷之曲」的養份而自成一體的散曲，歷來為封建衛道士所歧視。乾隆時禮部尚書、曾擔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紀昀，就認為散曲「非文章之正軌」。元朝侍書學士虞集為周德清《中原音韻》作序時，慨嘆地說：「嘗恨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羅宗信為同書作序，也指出：「學今之樂府，則不然。儒者每薄之！」其後，散曲雖由民間傳唱而進入文士書齋，成了案頭文學，但把它當作「正途」而專攻的人不多，深諳曲律，有才華的作者更少。這種用來咏懷遣興、慶弔投贈的作品，作者寫時往往漫

不經意，事後也沒有用心保存，自然散佚得多；而能編成集子的就更寥寥可數了。清人不重視曲詞，選本罕見，要找一部象元、明人散曲總集，如《太平樂府》、《樂府新聲》和《樂府群珠》那樣的書，根本就不可能。絕大多數的資料，是靠從曲書以外的集子搜輯出來的，因此數量就比較地少。這是無可如何的。

《全清散曲》的蒐集編輯從凌先生開始，到現在將近四十二年。我自己從事這工作，也有二十四年了。我深切地感到：沒有凌先生的發凡起例，做出榜樣，沒有師友們的獎勵和幫助，要我個人完成這樣一部書的編纂工作是極為困難的。師友們有的提示有關目錄，或是抄贈資料、轉借書籍；有的商討體例、出示珍藏、匡正繆誤，或是代錄書稿。陳中凡老師、唐圭璋老師、程千帆先生、吳曉鈴先生、隋樹森先生、錢南揚先生、陳汝衡先生、周妙中同志和劉意達同志等，都給了我指教和幫助。尤其是始終關懷本書的趙景深先生，在百忙中為本書撰寫序文，還有全國各有關圖書館同志的大力協助，都是我所衷心感謝的！

限于能力和水平，本書搜集不全、校點不當、意見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謝伯陽 一九八〇年元旦

凡 例

一、本書彙輯清一代散曲，旨在得見三百年來散曲之全貌。蒐採範圍，以生活在清代的作家作品為主，兼收由明入清以及由清入民國的跨代作家作品，以考見散曲源流及風氣演變之痕迹，供古典文學研究者以廣泛的資料。

一、本書編次，以作者為經，以時代為緯。依作家生卒年代先後順次排列。年代難考者，略以作者的仕履、交遊、撰述刊印時代量為區別。無名氏曲俱繫於編末，亦以作品所出之書成書時代為序。

一、本書各家散曲，均綴作者小傳，間錄序跋及作品評語，旨在提供資料。作者小傳主要根據《清史稿》、《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兩浙輶軒錄》、《疑年錄彙編》、《碑傳集》、以及各地方志等等，詳見「引用書目」。此外，又從其它詩、文、詞集，筆記，曲目中鉤稽有關材料，兼採近人可信之考證；生平無考者則闕如。

一、本書各家之曲，先列小令，後列套數。現有專集傳世者，編次一仍其舊，惟原書

小令、套數雜列或訛竄者，改編之。全書重排者，宮調牌名相同之小令、套數聚於一處；宮調次第：南曲皆依沈自晉《南詞新譜》，北曲皆依李玉之《北詞廣正譜》。

一、本書各家之曲，曲牌相同者，小令僅於第一首前標出宮調牌名，以下各曲不再重標。套數僅於第一隻曲牌之上，標明宮調。南北合套，皆於題目前標出宮調，各曲只書南北，首調亦然。

一、本書各家之曲，其來源不同者，於各曲末分別注明書名。無名氏之曲，以及從各種書籍輯錄之曲，一律注其出處。某些別集，尚有按內容或寫作年代不同而分列標題者，依例改編之；改編之曲，僅注標題名稱，而不書別集名。其它，則一概不注，其來源參見作家小傳及「引用書目」。

一、本書各家之曲，凡原書未標南北宮調者，皆為增補；宮調誤標者，逕予訂正，均不加注。曲牌異名者，本書不作統一；異名對照，另見曲牌索引。曲牌錯標者，改正後加注說明。

一、本書各家曲文，不論原書斷句與否，今一律改為新式標點。標點原則：文義、格律兩俱可通者，從曲律；按曲律不通者，則從文義。

一、本書校勘，以異本對校為主；力避繁瑣而又無實用之方法，不逐字逐句作全面校

勘。如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正俗字等，一概不校。明顯錯字，一律逕自改正，不出校語。會引起異義之別字，改後加注。字迹漫漶，依照他本補正者，注明出處；脫字衍文，其據譜書推斷者，亦出校語。作者舛誤、題目差異、曲牌傳訛等，凡有助於對作家、曲文考訂者，均附按語。

一、本書前有「引用書目」，後附「作家姓名字號籍貫索引」、「曲牌及使用此曲牌之作者索引」等，以便查檢。

一、本書附錄「曲牌及使用此曲牌之作者索引」，詳列曲牌異名。異名之南曲或北曲，分別於牌名右上方，以「O」或「△」符號表示；南北曲異牌名相同者，則兩號并用之。

一、編者見聞不廣，望漏乖誤，在所難免，惟祈海內藏家及熱心讀者，有所指正，不吝以珍貴資料見示，俾便增補修訂，不勝感幸！